

●百味斋

酒歌(小小说)

龙会吟

野月岭的老奎一年要酿几坛米酒。酒蒸出来,一滴不剩地窖到土里,窖满一年,才挖出来喝。这时,满村里都飘悠着浓郁的酒香,勾得男女老少都使劲吸鼻子,恨不得马上去老奎家里讨一口喝。

可老奎的窖酒不轻易给人喝,除了家人和亲戚,外人想都别想,就是拿钱买,他也不会卖。

那天老奎却对山宝说,我请你喝酒,你什么时候有空?山宝说,无功不受禄,你请我喝什么酒?老奎说,感恩酒。山宝奇怪地看着老奎,说,我有何恩于你?老奎说,你为野月岭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大道,这顿酒我必须请你。

山宝才二十多岁,在野月岭,像他这个年纪的青年,都去外面打工了,可他却一直留在家里。不是他不想去外面打工,是他没有去外面打工的条件。他的父母年迈有病,生活不能自理,他外出了,就没人照顾。孝顺的山宝选择留在家里,一边照顾父母,一边种植中药材,他要用中药材改变贫穷生活,为自己,也为野月岭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。

野月岭从来没人种植过中药材,村里人都说山宝到头来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山宝却不信邪,没经验,他去外面取经,又买回来不少栽培中药材的书,从书本上获取知识。历经千辛万苦,山宝终于成功,靠种植中药材脱了贫。有样看样,野月岭的人都跟着种了。山宝热心,不管谁种,他都热心指导,把自己的经验变成大家的财富。

老奎就特别佩服山宝,特意窖了一坛酒,对山宝说,你什么时候想喝了,我什么时候就挖出来。山宝说,不急,不急,等野月岭家家户户都脱贫了,我一定去你家里喝酒。

那天,山宝想喝老奎的窖酒了,老奎

高兴地吩咐老婆炒几个好菜。山宝说,不麻烦婶子了,今天的酒去石竹峪喝,你的窖酒我出钱买,请你过去帮我炒菜。老奎不但会窖酒,还做得出一手好菜,是野月岭有名的土厨师。老奎想问山宝,为什么要去石竹峪喝酒?刚要问,马路上又明白了。他听说山宝最近在恋爱,女朋友是石竹峪那边的,他是想好好巴结巴结岳父母和女朋友吧。

山宝买了老奎的窖酒,又去家里拿了猪肉、牛肉,还有一桶菜籽油,以及酱醋料酒等调料品。老奎心想,山宝对岳父岳母可真好。这样想着,忍不住调侃,山宝,你还没带鸡鸭鱼呢。

山宝认真地说,今天不吃鸡鸭鱼,就吃云笋炒猪牛肉,石竹峪的云笋是好东西,今天就看你的手艺了。

两人来到石竹峪,走进一座木屋。屋里有一对老年夫妻,正在喝粥,小桌上除了一碗红辣子,什么菜也没有。看来家里特别穷,怪不得山宝拿来这么多的东西。老奎想这就是山宝的准岳父母吧?怎么没见过他的女朋友?正想着,一个姑娘走进来,后面跟着三四个小伙子。这就是山宝的女朋友吧,长得真漂亮。山宝向女子介绍老奎说,这是我请来的大师傅,吃了他做的菜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女子笑着朝老奎点头,说,大师傅,今天你可要好好露一手。

老大爷也不喝粥了,站起来说,我带你们去竹林里挖云笋吧。老大娘说,我也去。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,今天的工作就是喝窖酒,吃云笋。一伙人拿着锄头竹筐,来到竹林里。竹林郁郁葱葱,云笋遍地都是,山宝和几个小伙子挖云笋,女子用手机给他们录像。挖满一竹筐,背回家里,剥去笋衣,就交给老奎烹调。老奎把洁白

如玉的嫩笋切成细片,做出了云笋牛肉丝、云笋猪肉片、云笋牛肉条、云笋牛肉火锅等好多花样。他忙碌时,女子一直拿手机录相,这使老奎十分开心。

酒菜摆上来了,大家围桌而坐。山宝给每人倒了一碗老奎酿的窖酒,酒香四溢。喝一口,余味悠长。有个小伙子高兴地说,有这么好的美酒,我真想唱酒歌。

山宝说,唱,大家一起唱。大家都举起了酒碗,酒歌便在屋子里飘荡。女子没入席,围着桌子录像,一边录一边啧啧地夸奖:“大山里的云笋,非同凡响,又好看又好吃。”

老奎有点醉了,大声地对山宝说,叫你的女朋友也来吃,这东西要趁热吃。

山宝连忙瞪老奎,你莫胡说,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

老奎没听清,那女子却听清了,看着山宝笑道,怎么,嫌我配不上你?

几个小伙子都起哄,是呀,我们的美女主播,难道还配不上你……

山宝满脸通红,见老奎一脸疑惑,便向他解释说,他们几位都是我请来做直播营销的。什么叫直播营销?老奎问。

山宝还没回答,那女子却抢着解释了,说,你们挖云笋、剥云笋、炒云笋、吃云笋,我都用手机录下来,发到直播平台,向外界推销,这就是直播营销。

老大娘忍不住问,这样一推销,就有人买我们的云笋了?

女子说是,又指着那几个小伙子说,这几位都是山宝请来的美食家,有他们给你们做宣传,石竹峪的云笋就等着火吧。

老奎明白了,这对老人不是山宝未来的岳父母,这女子也不是山宝的女朋友。山宝是想把石竹峪的云笋推出去,帮助两位老人脱贫。他激动了,望着山宝说,明天,我一定要请你去我家喝酒。

女子开玩笑地说,不请我?

老奎说,请,请,请你们大家一起去。好,好!大家举起酒碗,酒歌又响起来了,荡出小木屋,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(龙会吟,隆回人,中国作协会员)



●樟树垅茶座

那时月圆

吴艳红

中秋将近,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过中秋的情景,总感到那时的月饼最甜、节味最浓、月亮最圆。

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”每年中秋,孩子们最高兴的就是吃月饼了。那时的月饼品种单一,全部是一个样式:大小如菜盘,外皮黄色略焦,正面贴有一层密密的黄芝麻,里面是冰糖、花生、芝麻等混合而成的馅,捏着硬邦邦的。但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,这种月饼却是我们心目中最奢侈的甜点,至今回味,仍觉满口生津。

八月十五那天,父亲会早早去食品店买回两个月饼,一个给爷爷奶奶送去,一个留下来晚上守月吃。对于馋嘴的小孩来说,那天白天显得特别漫长,终于等到夜幕降临,月亮爬上树梢,祭祀了祖宗之后,母亲拿出了月饼,用菜刀把它切成均称的一小块一小块。我们眼巴巴地围在

她身边,叽叽喳喳地闹着吵着,猜测着哪块月饼里面有冰糖,有时还趁机用手指沾点切刺的碎渣子先尝为快。小孩子最喜欢吃里面的冰糖,眼尖手快的孩子等母亲一声令下,就有可能抢到那块藏有冰糖的月饼,然后炫耀着把冰糖露出来,用舌头舔过来舔过去,咂着嘴,故意说真甜,把别的孩子羡慕得口水直流。大家你追我赶,快活得能飞起来。母亲在一旁满脸幸福地看着我们快乐地吃,自己却从不舍得吃上一块,偶尔尝上一点我们剩下的渣子,慈爱地叮嘱我们慢点吃,别呛着,提醒我们吃完就去院子里去守月。

天狗食月的神话一直在乡村流传,中秋守月也成为了一种传统。“月光光,海光光,担担水,洗学堂……”村口的大坪里早就热闹得如同集市。小孩子们在坪里嬉笑追赶打闹,唱着童谣,虔诚无比地盯着月亮,谨防天狗出来吃月。大人们也轻松

地坐在一起,嗑着瓜子,唠着家常,享受着这难得的轻松时光。突然天空一暗,整个世界一时间陷入一片黑暗中,有人大叫,天狗吃月亮了。一时间,大家都好一阵手忙脚乱:有人敲起早就准备好的大锣,没有锣的也迅速从家里拿了可以敲响的锅碗瓢盆,用力地敲打……

一小会儿,又有人大叫,你们看,天狗把月亮吐出来了!我们把天狗赶跑了!在大家的欢呼声中,月亮真的一点一点地从云层里钻了出来,圆圆的,亮亮的。惶恐消逝,在朗月的清辉中,整个村子渐渐又变得温暖明亮,烟火味十足。那时的月亮是我见过的最圆的月亮,那时的时光是生命中最美的时光。

月落月升,光阴荏苒,一个个中秋过去了,我们从少儿走向青年,再由青年变成中年。时光荏苒,岁月更迭,乡村在变、人的观念在变、生活在变,那一轮又一轮的圆月,那些如水的美好时光,已然湮没于岁月深处,却让人永远怀念。恍惚中我又回到了故乡,又成了那个吃月饼和守月的孩子——“月光光,海光光,担担水,洗学堂……”

(吴艳红,任职于新邵县交警大队)

双清

●古韵轩

山居(外二首)

欧阳梅先

远看碧落近看山,鸟语悠扬涧水潺。

赏草观花还品果,身心且共白云闲。

老迈偶成

甜酸苦辣味皆尝,人世沧桑乐寿康。

盱食宵衣随我意,追名逐利任他狂。

一生敬业情何笃,四代同堂梦也香。

老拙依然耽笔砚,诗文几卷寄衷肠。

秋收

丹桂舒香展色,秋荷送暑迎凉。金风一动稻橙黄,收获急呼开仗。

人力农机上阵,车车篓篓归仓。千村万户竞繁忙,同赏丰收盛况。

(欧阳梅先,隆回人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●精神家园

抹不去的乡愁

陈刚

“逢人渐觉乡音异,却恨莺声似故山。”

乡愁是心中永远割舍不掉的故土;乡愁是家乡秋风送来的阵阵稻香;乡愁是清晨老家屋顶上的袅袅炊烟;乡愁是父亲那杯香醇的米酒……

春风吹过,乡愁化作一幅万物苏醒图:柳枝绿了,桃花红了,小松鼠从树洞爬出来了,小喜鹊站在树梢上高唱欢乐之歌,小燕子也飞回来了。我们牵着牛和着春天的步伐走在田埂上。草地里,老牛品尝鲜嫩的春草,慢慢咀嚼着,时儿抬头看看远方,似乎也在回味什么。女孩们可以在这样的好日子里做游戏,我们男孩子可以光着脚板下河摸鱼、下田抓泥鳅,尽享春风的暖意。

夏天的乡愁浸在金灿灿的阳光里,我们终于可以脱下包裹在身上的那件结了痂的棉衣。女孩子们可以穿起飘逸的连衣裙,露出雪白的肌肤,苗条的身材;男孩子们穿着西裤T恤,风流倜傥。我们还可以吃冰棍、睡凉席、盖薄被,晚上还可以大开门窗,真是舒服、痛快的事。

盛夏的乡村不像城里那么炎热。老人们悠闲地坐在竹椅上,摇着蒲扇;孩子们围着大树跑着,累得满头大汗;妇女们围坐在一起,扯上几句家常话。

中午,父辈们在炎炎烈日下不辞辛苦地干活。渴了,喝泉水;饿了,吃根红薯。时而有一阵阵欢乐的笑声荡漾在广阔的天地间。

乡村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,蛐蛐唱着动听的歌曲,晚风吹拍着树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小河降低了音调轻轻地伴奏,组成了一首婉转的催眠曲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躺在椅子上,喝着凉粉,谈天说地,好不热闹。孩子们有的听爷爷奶奶讲故事,有的捉萤火虫,有的捉迷藏,给宁静的夜晚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当第一株稻穗低下头的时候,当第一片桐叶飘落的时候,当第一个橘子在枝头放上金黄色光芒的时候,这就是我乡里的秋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

秋日胜春朝。”秋天了,山明水净,夜晚已经有霜;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,其中却有几棵树叶成红色,格外显眼。

每年秋天,村里应征入伍的青年小伙就要戴着大红花到大队部门口集合,然后再由乡亲们一路放着鞭炮、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到镇上武装部,我们好生羡慕。那年秋天,我考上了大学,家里还并不富裕,父亲买掉了家里所有的口粮……可是盘缠和学费却还不够,乡亲们知道这消息后,左邻右舍有的送5元钱,有的送10元,有的送洗脸盆,有的送热水壶……当我辞别乡村去远方的城市报到的那天,父亲和几个发小步行十多里山路把我送到镇上的车站,他们用依依不舍而又欣慰的泪水把我送出了山村。

山村里的冬天,没了鸟语花香,也没了那份繁忙,冷风飕飕。老人们穿着厚厚的、泛了黄的老棉衣,屁股后面摆着火桶在村口走来走去。下雪了,雪花从一望无际的天空中飘落下来,纷纷扬扬,飘飘洒洒,一朵朵,一片片,洁白无瑕,像天上的仙女洒下的银花,整个村庄变成粉妆玉砌的世界。堂屋门前寂寞干枯的桃树、李树也裹上了晶莹剔透的冬装。麦地里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,我们小孩们担心麦苗被冻坏,抱一捆稻草把麦苗遮盖住。站在远处的老队长看到了大声地叫喊着: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

每年寒假,我们小孩子们玩得可高兴了,踩高跷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拾雪压柴。

冬天的傍晚,乡村一片宁静,透过茅屋窗户的薄膜,可以看到几个老头模样的人影在雪地里对饮。冬天的白雪承载了我们太多对于故乡的记忆。

乡愁是涓涓细流,乡愁是串串果实,乡愁是父亲背上的犁耙,乡愁是母亲手里的禾镰,乡愁是我背篓里的金黄稻穗。

一天天、一年年,乡愁随着岁月的洗礼和时光的冲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坎里,埋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(陈刚,任职于市财政局)